

散文 佳作 林芸 筆名/林芸

個人簡介：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四年A班

屏東人，二十一歲，養了一隻米克斯犬較妹妹。

曾獲靜思湖文學獎、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玉山文學獎、青矜文學獎等。

菸

在海和天空的邊緣點燃一團篝火，劈啪作響的火因為鹽分而有淡淡的藍色。我在黑暗之中凝視著火，決意看著這場燃燒一直到熄滅。海浪聲沖刷著我的耳膜，盯著火的形狀舞動著，在冉冉上升的煙霧裡，想起他點菸的手勢。

喀擦一聲按下打火機，火星就會在菸的尖端活了過來。忽明忽暗的，跟隨他的呼吸。比起先看到他手上的菸，我總是先認得他抽菸的姿勢。有時他的手上沒有菸，那樣的姿勢卻還是會出現。我看著他寬闊的肩膀倚著欄杆，透過衣服和皮膚彷彿可見一束束錯綜的肌纖維，那些我無法理解心事就勾結在暗紅的肌纖維裡，拉扯著他的肩膀往下墜。像是逐漸沉沒在海裡的失事飛機碎片，最後連原因都消失。

欄杆外的黃昏，家家戶戶點起了暈黃的燈光，燈光照著飯桌、書桌、牌桌，散佈在城市高高低低的樓房之間，像是碎掉的月亮一樣。我轉開電視，晚間新聞的聲音充斥了整個房間，遠方的國家發生了颶風，洪水淹沒了房屋和道路，鏡頭裡的災民坐在屋頂上，等著橡皮艇的救援。我撥開晚餐微波食品的薄膜，看著新聞卻像是隔著氣泡一樣不真實，開始用湯匙打撈著湯汁裡的食物。

他抖抖菸蒂，推開落地窗進入房間。肩膀又撐了起來。菸讓他回復成一個正常的人，擁有正常的語氣和正常的聲量。撕開保鮮膜，開始邊咀嚼食物邊說話。「嘿小胖你知道嗎，我今天回家前看到一隻雞站在路中間……肯德基沒有熟的……」我們在食物進入的同時，掏出笑聲和笑話，就和之前千百個雷同的晚餐一樣。

（「你能夠不要再抽菸了嗎？」）

他抱著我在窄窄的單人床上。我在他的指間嗅到菸草苦澀的味道，藏在沐浴乳和口香糖的薄荷味裡。我喜歡妳，他把口埋在我耳朵附近的頭髮裡低聲說著，妳要不要住在我未來的故事裡啊小胖。我卻聞著菸的味道，想起從前被菸蒂燙傷的過往，我撫摸著年幼時留下的燒燙傷疤痕，就像被水蛭吸附過後的傷口。

很多次我成為了魚，只能開合著嘴巴，聲音卻全都化成泡泡，在黑暗的臥房裡打轉著上升。我知道那些泡泡碰到天花板就會全數破掉，啵，啵啵，啵啵啵啵啵。我的後背抵著他的胸膛，耳邊聽到深深穩定的呼吸聲，胸壁的擴張和擠壓，空氣就是這樣進入他的肺裡的，鼻腔聲門氣管支氣管還有肺葉，分枝再分枝錯綜複雜的支氣管樹，最終抵達一顆一顆的肺泡。血流在那裡帶走氧氣，丟下二氧化

碳，我想像著當他抽菸的時候，灰色的菸霧就會在肺泡慢慢滲入鮮紅色的充氧血裡，於是他的血就越來越濁，豬肝一樣的灰粉色血液在他的身體裡流動著，使沉睡的他成為一個灰色的影子。

灰色的影子抱著我，在越來越深、越來越冷的夜裡慢慢下墜。從一數到一千，一隻小蝦兩隻小蝦，蝦的後面跟著小熱帶魚，三百二十七隻小魚、三百二十八、三百二十九，下沉的我離海面越來越遠，小魚的身體漸漸黯淡失色，眼睛越來越小，鰭和尾逐漸奇形怪狀，七百五十八、七百五十九，隨著水溫慢慢降低，我終於沒入深深的黑暗裡。影子失去了意義。

九百九十，九百九十一。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海夢境裡，唯一的光源就是鮫鱈魚，安靜浮在平行視線的遠處漸漸向我游來。牠的臉咧開大大的裂縫，彷彿整隻魚就是一條移動的海溝，邊緣佈滿鋒利的牙齒，只要視線所及我就能感覺到椎心的刺痛。鮫鱈魚有兩顆灰白的眼睛，和那條深深的裂縫組合起來，就是一張被撕裂的醜八怪臉，臉的前面有彎彎的鰭棘，懸吊著幽微發亮的發光器，晃啊晃，引逗著獵物前來。

鮫鱈魚逐漸逼近我，我這才發現牠搖動的是小小的火星。隨著呼吸忽明忽滅的那種，被菸草豢養的火。火是那麼逼真，我幾乎就要在深海裡聞到菸草的味道，遍布在他的外套他的手掌的氣味，被黑暗掩蓋的灰色影子，於是就從身後輕輕擁抱了我。

我向鮫鱈魚伸出了手，明明滅滅的火越來越淡。我伸出食指和中指，輕輕地夾住了牠的鰭條。就像捻著一根菸一樣。

一股劇痛馬上穿透我的神經。鮫鱈魚的光全被染成鮮血的紅色。牠緊緊咬著我的手掌，我在剩餘的清醒中，看到牠灰白的眼睛裡，出現了他的倒影。

很久以前我手臂的皮膚曾經是一片光滑。

嗜菸的男人厚厚的手掌滿布著形狀各異的繭，在陽光漫漶的下午牽著我的手回家，總會買一支冰棒給我。回家後他會走到陽台抽一根菸，而我拿出生字簿一個字一個字的寫。寫完生字之後我就會望著梳妝台發呆，望著鏡子裡也住著一個百般聊賴的女孩。發呆久了，嗚咽聲就會從喉嚨裡竄了出來，然後越來越猖狂，越哭越兇。

男人總是會在抽完菸之後進來安慰我。一開始有擁抱，日子久了只剩下草草地幾句話。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冒出這麼這麼多的淚水和鼻涕，哭泣的時候整個世界都是洪水，我就坐在越來越小的屋頂上，看著洪水一寸寸地逼近。我不斷地問著他，媽媽在哪裡，我要媽媽。我看到悲傷在男人的眼睛裡逐漸轉為憤怒，他生氣起來就像一隻發狂的熊。

閉嘴，他說，妳給我閉嘴。

那時我已經聽不到自己發出的聲音了，我哭到後腦勺像要著火了一樣，聲門裡有生鏽的齒輪在瘋狂轉動著，刮傷了我的喉嚨。臉頰上的淚水擦了又擦，沒有辦法停住。完蛋了，我心想，我要泡在眼淚裡潰爛了。

藤條在空氣裡揮舞的時候發出咻咻的聲音，聽起來恐怖，碰到皮膚卻沒什麼感覺。引起我尖叫的，其實是男人的眼睛，他的眼睛不屬於那個買冰棒給我的人，那是結冰的眼睛。灰白色一如前幾天在探索頻道裡看到的鮫鱈魚眼睛。我不斷地尖叫。

最後男人忍無可忍。點起了菸，他說，「手伸出來。」

他把剩下的菸放在我的手上。藍色的菸盒裡還是半滿的，菸一根一根地挨著彼此，還沒有燃燒之前他們看起來都很潔淨。我從裡頭抽了一根出來，把菸頭的地方和手臂上的疤痕對合。十幾年過去了，手上的疤已經縮小成原來的一半，色素沉積在邊緣，而新生的皮膚再怎麼曝曬都比原來的還要來的白皙。

水面正逐漸地從天花板開始下降，到了頭頂、胸口、膝蓋，我開始大口大口的呼吸。像剛被從產道擠壓出來，頭一次呼吸到新鮮空氣的嬰孩一樣，我抱著他的外套大聲地哭著。他的外套還殘留著黃昏和菸的味道，但我已經無所謂了。

發出聲音的那個晚上，他環抱著我，讓我斷斷續續地從腦海裡打撈那些下午發生的故事，記憶已經是死掉的魚，腐敗的肌肉和爛臭的內臟，面目全非的鱗片，氨的臭味不斷地使我作嘔，刺激著我不斷滲出淚水。

他看著我手臂上的疤痕很久很久，我看著他肩膀的姿勢知道其實他渴望走到陽台點燃一根菸。再抬起頭的時候，他說他今天就開始戒菸。所有的打火機都丟進垃圾桶，我抓著他的菸盒，看著他翻箱倒櫃地找出沒用過幾次的菸灰缸，然後丟棄。他最後從廚房的角落挖出一盒火柴。

「那個……留著吧。」我沙啞地說，他詫異地看著我。「那個颱風天停電可以用。」窗外的黑夜厚重的像是隨時都要從紗窗外灌進來一樣，廚房小小昏黃的燈用力地抵禦著，他在薄薄的燈光裡面環抱著我，兩個影子映在牆上融合成一個影子，我努力地用視線描繪那樣的輪廓想要永遠記得。

越過他的肩膀，我看到剩下魚骨的記憶，正慢慢地擺動尾鰭遠離我。

火堆有著漂浮的痕跡。

醒來的時候浪已經逼近腳邊了。這已是和他分開的第五個月。時間是海，沉沒是時間，而遺忘會是沉沒的一種嗎？清晨灰藍色的世界裡，懸崖海岸礁岩地平線都是模糊帶有水漬的，也或許水漬是附著在我的眼睛，以至於記憶裡他的面目開始模糊。有人偷偷在我的骨髓裡面灌了液態氮，蒸發的寒氣使我感覺自己也成了灰燼的一部份。我艱難的站起身

然後在這樣的清晨裡翻找口袋，摸出屬於他的那包藍色的菸盒，菸盒裡的菸只剩下兩三根了，我有點不捨地再抽出一根。喀擦一聲點燃。苦澀又燥熱的氣體很快就遍布在肺葉裡面，冰凍的手指漸漸有了知覺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後對著灰藍色的海輕輕地吐出氣。

我已經成為抽菸不會嗆咳的人了，而曙光仍在地平線的後面。